

### 3

他需要一个窝，一个栖身之处，一个可以躲避他人，可以有个人隐私而不受监的家。他需要一间隔音的房间，关起门来，可以大声说话，不至于被人听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个可以出声思想他个人的天地。他不能再包在茧里，像个无声息的蛹，他得生活，感受也包括同女人尽兴做爱，呻吟或叫喊。他得力争个生存空间，再也忍受不了这许多年的压抑，也包括重新醒觉的欲望，都不能不有个地方发泄。

当时他那个小隔间刚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冬天装上取暖的煤炉和铁皮的抽风管道之后，再多一个人在房里都难转身。简易的隔墙后面，那对工人夫妻夜里行房事和婴儿撒尿全都能听见。那院子还有两户人家，公用的自来水管和下水道都在院里。那姑娘每次来他这小屋都在左右邻居注视下，他得让房门半开，不是闲扯，便是喝茶。他结婚十多年来一直分居的妻子通过作家属协会的党委就找居民委员会调查过，党什么都要管，从他的思想、写作到私生活。

这女孩来找他时穿的一身过于宽大的棉军装，戴的红领章，涨红个脸，说看了他的小说非常感动。他对穿军装的女孩有所戒备，又见那一副娃娃脸，便问她多大。女孩说军队医校还没毕业，正在部队医院实习，今年，说的是当年，十七岁了。他想正是女孩子容易动情的年纪。

他关上房门，同这姑娘接吻时还没拿到同他妻子离婚的法院判决。他屏息抚摸那女孩时，同样也听见邻居在院子里放水、洗衣、洗菜、往下水道倒脏水和过往的脚步。

他越发明确，所以需要个家并不是拥有个女人，要的首先是一个不透风雨的屋顶和四堵封闭而且隔音的墙。可他并不想再娶妻，这十多年徒有法律约束的婚姻已经够了，他得放纵一下。对女人他心存疑虑，尤其是可能倾心爱慕的这种年轻漂亮似乎有出息的姑娘。她已经多次被出卖和告发过。还在上大学期间，他爱上同班的一位女生，长相和说话的嗓音同样甘甜。这可爱的姑娘又追求进步，向党支部书记汇报思想，把他对当时共青团倡导青年必读的革命小说《青春之歌》的挖苦话顺带也报告了。这女生当然不是故意害他，对他也并非毫无情意，可越是多情的姑娘相反越止不住向党交心，如同有信仰的人需要向神父忏悔内心的隐秘。共青团支部便认为他思想阴暗，这还不那么严重，虽然他未能入得了团，大学还是让他毕业了。严重的是他妻子，要是告发有据，拿到他偷偷写下的那怕是一张纸片，那年代就足以把他打成反革命。啊，那革命的年代，姑娘们也革命得发疯，革命得令人恐怖。

他不能信任这么个穿军装的女孩子。人来向他请教文学的，他说当不了老师，建议去大学夜校。现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班，交点钱就可以报个名，过两年还能多拿个文凭。这女孩问他读些什么书才好？你又说最好别读教科书，图书馆大都已重新开放，是凡以前招禁的书，不妨都可找来看看。这姑娘说也想学习写作，他劝说她最好别学，弄不好只会耽误前程，他自己就麻烦不断。这么单纯的女孩，穿的军装又学了医，前途就很有保障。可这女孩说她并

不那么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她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想了解生活，这同穿军装和学医并不矛盾。

他对这女孩并不是没兴趣，可他宁愿同在社会底层泥坑里滚打过的那种滥妞轻轻松松做场爱，不必费口舌去教这女孩什么是生活，而何谓生活？只有天知道。

他无法对来求教的这女孩解释什么叫生活，更别说何谓文学，恰如他无法向领导他的作家协会党的书记解释他之所谓文学，无需由谁指导乃至批准，因此，他才屡屡倒楣。

面对这么新鲜可爱的姑娘穿的那身军装，他动不了心思，更没有遐想。他没有想到碰她，更没想到同她上床。这女孩还来从他书架上取走的几本书，说都看了，面孔红扑扑的，刚进门还微微喘息。他照样给她泡上一杯茶，像接待约稿的编辑那样让她在房门背后靠书桌的椅子上坐下，他则坐在书桌前的另一把靠背椅上。这小房里还有一张简便的沙发，那时已入冬，屋里安上了取暖的煤炉，沙发便挪到紧挨床头的墙边。要让这女孩坐到沙发上，煤炉上安的铁皮抽风管道便挡住脸面，谈话不很方便。他们就都坐在书桌边，这女孩手还在抚弄还来的那几本因为反动和色情会经招禁的小说，就是说，这姑娘已经尝了禁果，或者说知道什么是禁果才这么不安。

他注意到这女孩的肌肤始于那纤细柔嫩的手，近在咫尺，还不停抚弄书。这姑娘也注意到他在看她那手，便把手收到面以下，面孔就更红了。他开始询问女孩对书中的主人公主要是对女主人公的看法，那些书中女人的行为都不符合当今的道德和党的教导。他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生活吧，生活并没有尺寸。这姑娘有一天要也揭发他，或是她服务的军中党组织命令她交代同他的往来，他这话也没大错，他已往生活的经验就这样时时提醒他。啊，那也叫生活！

这女孩后来说毛主席也有许多女人，他才敢于吻她。女孩也闭上眼睛，听任他抚摸宽大的军棉衣里敏感得像触了电的身体。当时，这姑娘问还能不能再借些这样的书给她看？说她什么都想知道，这并没什么可怕的。他这才说要是书籍也成为禁果，这社会就真可怕，终于宣告结束了的所谓文革多少人因此葬送了性命。女孩说这她都知道，打死的人她也并非没见过，乌黑的鼻血叮满苍蝇，说是反革命没人收尸，她那时还是小孩子。可别把她当孩子了，她已成年。

他问成年又意味什么？她说别忘了她可是学医的，抿嘴一笑。他随后捏住她手，吻到了她渐渐松软的嘴唇。之后，她时常来，还书借书，总在星期天，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从中午到天黑，但她必须赶晚上八点的班车，回远郊军营驻地。总是在天黑时分，院子里打水洗菜的声音渐渐稀疏平息，邻居也都关上房门，他才把门缝合上，同她亲热一下。她也从未脱下军装，看著桌上的钟，末班车的时间快到，便匆匆扣上制服的纽扣。

他越加需要一间能庇护隐私的房间，好不容易拿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依照官方对生活的正统观念提出要结婚，并且说女方同他结婚登记的条件，是他得先有间正经的住房。他已有二十年的工龄，包括文化革命中弄去农村改造的那些年，按有关分房的文件规定，早该分到住房。可他还得折腾两年多，同管房的干部大吵大闹了不知多少回，赶在领导作家协会的更高的党的领导对他下手批判之前，总算争得了一个小套间。动用了他全部的积蓄，还预

支了一本书的部分稿费，且不管这书能否出版，好歹安置了一个小安乐窝。

这姑娘来到他新分配的房里，房门的弹簧锁刚碰上，两人便激动得不行。当时还没粉刷完，满地的石灰浆，也没有床，就在一块沾了石灰的塑料布上，他剥光一直藏在宽大的军服下还是少女那细条条的身体。但是，这姑娘求他千万别进入她身体里，她军医院有规定，每年要作一次全面的体格检查，未婚的女护士还得查看处女膜是否无恙。她们服役前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除了日常的的医务工作，还随时可能有军事任务陪同首长出差，以保证首长们的健康。她许可的结婚年龄为二十六周岁，结婚对象得经部队领导批准，之前不得退伍，据说有可能涉及国家机密。

他什么都做了，只没有插入，或者不如说他遵守诺言，虽没有插入其他能做的却都做了。不久，这女孩果然接到军务，陪同部队首长去中越边境视察，便断了消息。

将近一年之后，也是冬天，这姑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是半夜里从一位朋友家喝酒刚回来，听见有人轻轻敲门。这姑娘哭丧个脸，说在外面等了足足六个小时，都冻僵了，又不敢待在楼道里，怕人看见问她找谁，只好躲在外面的工棚里，好不容易才见这房里灯亮了。他连忙关上房门，拉上窗帘，这姑娘娇小的身子还裹在宽大无比的军大衣里没缓过气来，就说：“哥，你操我吧！”

他在地毯上操了她，翻来覆去，不，翻江倒海，光溜溜像两条鱼，不如说像两头兽，撕咬搏斗。她嘤嘤哭了，他说放声哭好了，这里外面听不见。她便嚎啕大哭，继而又喊叫。他说他是一头狼。她说不，你是我好哥。他说，他想成为一头狼，一头凶狠贪婪噬血的野兽。她说她懂他哥，她就是她哥的，她甚么也不怕了，从今以后只属于他哥，她后悔的是没早给他……他说别说了……之后，她说要她父母无论如何想法让她离开部队。其时，他得到国外的一份邀请而不能成行。她说她可以等他，她就是他哥的小女人。而他终于拿到了护照和签证，也是她催他快走，免得变卦。他没想到这便是永别，或许不愿不肯这样想，免得触动内心深处。

他没有让她来机场送行，她说也请不了假。从她的军营即使乘早晨头班车进城，再转几次车到机场，在他起飞前赶到估计也来不及。

这之前，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这国家，只是在飞机离开机场的跑道，嗡的一声，震动的机身霎时腾空，才猛然意识到他也许就此，当时意识的正是这也许，就此，再也不会回到舷窗下那土地上来，他出生、长大、受教育、成人、受难而从未想到离开的人称之为祖国的这片黄土地。而他有祖国吗？或是这机翼下移动的灰黄的土地和冰封的河流算是他的祖国吗？这疑问是之后派生出来的，答案随后逐渐趋于明确。

当时他只想解脱一下，从笼罩住他的阴影里出国畅快呼吸一下。为了得到出国护照，他等了将近一年，找遍了有关的部门。他是这国家的公民，不是罪犯，没有理由剥夺他出国的权利。当然，这理由也因人而异，要找个理由怎么都有。

过海关的时候，他们问箱子里有甚么？他说没有运禁的东西，除了日用的衣物。他们叫他打开箱子。他开了锁。

“里面是甚么？”

“砚台，磨墨用的。新买的一块砚台。”他意思是说不是古董，不在查禁之列，可他们要扣

下他尽可以找任何藉口，他毕竟有些紧张。一个闪现的念头：这不是他的国家。

同时，他似乎听见了一声“哥——”，他赶紧屏息，锁定精神。

终于放行了，他收拾好箱子，放到传送带上，拉拢随身的旅行袋的拉链，转向登机口。又听见一声喊叫，似乎在叫他名字。他装没听见，依旧前去，但还是回了一下头。刚检查过他行李的那主看的是板壁隔成的通道中几名外国人，正在放行。

他这时又听见长长的一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声音来得很远，飘浮在候机大厅哄哄的人声之上。他目光越过入场处的板墙，寻找声音的来源，看见二楼汉白玉石的栏杆上伏着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戴的军帽，却分辨不清面目。

同她告别的那一夜，她委身于他时在他身边连连说：“哥，你别回来了，别回来了……”那是她预感？还是就为他着想？她比他看得更透？还是对他心思的猜测？他当时没有说话，还没有勇气下这决断。但她点醒了他，点醒了这个念头，他却不敢正视，还割不断这情感与欲望的牵挂，舍弃不了她。

他希望伏在栏杆上那绿军装的身影不是她，转身继续朝登机口去，航班的显示牌上红灯在闪光。他又听见身后一声分明绝望的尖叫，一声拖长的“哥——”那就肯定是她。他却没有再回头，进入登机口。